

藝文類聚

四

藝文類聚卷第十三

帝王部三

魏武帝

魏文帝

吳大帝

晉元帝

晉成帝

晉康帝

晉穆帝

魏武帝

晉簡文帝

晉孝帝

宋武帝

宋孝武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諱操字孟德漢相曹參之後也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父嵩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高玄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也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素紹天下莫敵矣
譖魏陳王曹植武帝誄曰於惟我王承運之襄神武震發郡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躬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醫羽功顯身沉名飛敢揚聖德長之素旗乃作誄曰於穆我王胄稷胤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推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寧一興誄有章我王承統天姿時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讎身上京表與我王兵交若神張陳昔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朝濱我王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闌如雷如震撓捨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嘉厥庸乃位丞相惲攝三公光受上爵臨君魏邦九錫昭備大路火龍立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聖性嚴毅平修清雅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標旣摠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動我王服之喟喟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翼帝王安神武鷹揚左鉞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渝志肅氣卓庶事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吊禍鍾聖躬弃離臣子背井長終兆民號咷仰懇上穹既以約終今節不襄旣即梓宮

躬御綵衣璽不存身惟繡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
啟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潛闔扃尊靈永蟄聖
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弃非民下君
百靈千代萬葉曷時復形

崇文

魏

潛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幅願以益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
焚焚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曷晚弃我曷早群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
奔墓俯就權變卜葬旣從大隧旣通湯湯長夜窈窕玄宮有晦無明
曷有所窮鹵簿旣鑿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弃此官庭陟彼山岡

魏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爲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爲丞相魏延康元年受禪于漢爲帝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江表傳曰魏文帝山廣陵欲伐吳臨大江歎曰吳據洪流且多糧穀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刀還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

見波濤洶涌歎曰此固天之所以隔北也遂歸

誅

魏陳王曹植文帝誅

曰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哀殊喪考思慕過唐揜踴郊野仰憇穹蒼考諸先紀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貴長傳朝聞夕逝死志所存皇雖殞沒天祿永延何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誅曰元光幽昧道究運遷乾迴曆數簡聖授贊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踐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赫赫授命自天風偃物化德以禮宣詳惟聖質岐嶷幼齡研機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內抗志高明才秀藻朗如玉如瑩聽察無響視覩未形其勁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功無重栽違無輕心鑄萬機鑒照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漸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六合通同齊契共撫導下以純民由樸儉繩冕崇麗衡紓惟新尊肅禮容瞻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旗所勦九壤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懸旌海表萬里無塵回凱風祁祁甘雨稼惟歲豐登我稷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在位七載九功仍舉將承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筭東父如何忝忽

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明鑒吉凶體達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啓玄宇基于首陽擬跡穀林追堯纂唐合山同阪不樹不疆塗車翦靈珠玉靡藏百神讐

侍賓于幽堂於是俟大隧之致功陳元辰之紲祫潛華體於梓宮憑正殿以居靈悼晏駕之既俟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就黃墟以藏形

背三光之昭晰歸窀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闋闔之長扃

章

魏陳王

曹植慶文帝受禪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荅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卉濟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陛下承統續武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内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又慶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贊奔走奉賀闕下况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表

魏

文帝讓授禪表曰臣聞堯禪重華

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岳上觀璇璣今臣德

藝文卷十三

三

非虞夏行非二后而承曆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死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

魏

辛毗等勸

進表曰古先聖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惡於荅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

魏

柯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贖昔周公中流

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所以祇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謬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信於神靈而得合於天地也

吳大帝

吳志曰孫權字仲謀漢以孫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吾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兒奇偉骨幹不惟有大貴之表又最壽策薨以事授權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助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權爲劉景升

子若兆大耳 吳志孫權屈伸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
自擅江表鼎峙之業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竝行
胤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凌遲遂致覆國未必
不由此也

晉陸機

吳大帝誄曰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灌暉
育慶懷詳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
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白幼冲睿哲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山巍巍
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
舊坊上玄匪惠草零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輶啓殯霄載紫庭
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燦翠蓋繁纓千乘結駟萬騎重營簫
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軒闔永背承明顯步萬官幽駕百靈隨化大素
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晉武帝

王隱晉書曰冉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爲冉子拜撫軍
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爲相國晉壬子十一月受禪于魏有獻雉

金華卷一

四

頭裘者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上與羊祜張華謀伐吳
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爲戰備孫皓固縛輿櫬降有司奏晉德隆
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勒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所宜
未議 帝譜曰冉祖武皇帝諱炎字安冉

晉

潘岳

冉祖武皇帝

諱
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割
制政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
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苟
后垂冕服躬籍粢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醇樸思貴玄妙莊政
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
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擴彼吳楚稱亂三代冉歷五偽年幾百
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閨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群師奉辭奮旅腹
心庭爭爪牙凝沮天鹽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
不淹月僭号歸命稽額晉閼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閭旌善德音爰
發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其冒于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

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顏相振旅無遊盤我德如風民
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翼翼恤民以甚
御坐不怡撤膳振廩西流垂精南金仰施詠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
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已道濟群生爲
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顥顥措紳不謀同辭
巖巖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栖冲虛策告
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農如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
背丘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旣龍衣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寧
神峻陽群后擗踴長訣輶輶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
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蓋縞輶解駕白虎弭
旆龍輶即定玄闔載肩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焚燒自愍
彼蒼者天胡寧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軒

哀榮文

晉張華

武帝

哀榮文曰感大饗食之無虧哀鐸俎之虛設叩龍輶以長叫痛靈暉之
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眞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于

天人上虔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
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運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
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裳効珍化此弊俗歸之至淳昔在上聖咸
享百年哀哀皇考由不是臻邁厲彌侵景命殞貞含此昭晰即彼幽玄
仰瞻靡怙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華幕弗陳器必陶素不封不
樹所在惟固貽法來古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鍾鼓雷震白虎
抗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將適下庭
玄宮窈窕修夜冥冥光燈永戢幽闈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云
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論

晉

于寶晉武革命論

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或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
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羲黃世及以民
也堯舜內禪仁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辛爭
伐定功業也各曰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苟其事則
命以始今帝主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元帝

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唐祖咸寧二年生于洛陽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豪生目角之左眼有精曜唯侍中譙國嵇紹少而異之謂其友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惠帝幸臨漳中宗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雨風雨晦暝繖者四散中宗間得脫及遷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焉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爲誠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愍帝爲胡賊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号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愍帝崩于平陽百僚更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晉陽秋曰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五鐸見于晉陵靈數玄感若合符契

策文

晉

郭璞

元皇帝哀策文

永

惟

殿宇

之

廓

悲

尋

奠之莫歆感鸞輶之晏駕哀袞裘之委衿痛聖躬之遐往長淪景於太陰乃作策文曰王之不極百六作艱鴻集瓊林鯨躍神淵懷愍失據海覆岳巔春蚕六合岡不倒懸靈慶有应見龍在田誰其極哉我后先天大入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處冲思挹居簡行約聖猷日邁玄心逾漠用物與能惣攬群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懷化靡不被茫茫海域歛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猷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慶隆奈何氛厲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憚其景峴頰其崇熒熒小子蘋蕪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蔑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靡晞瞻顏失覲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何痛之酷嗚呼我皇逢天之戚嗚呼哀哉眇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火龍赫赫朱軛終焉永潛曷其有出明訓長絕小子何述望草

增欵臨崩慟慄哀。悲陟方痛過遐密靈爽安之反眞復質永合元漢終始得一令。昔元帝荅劉琨等令曰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內九服之外咸見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辭不獲已而居委尋覽所陳弘旨僥僥遠孤方當匡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勲周宣中興由申邵之佐二公鎮御幽朔忠以衛上建功極難實憑遠略尤難雪耻於是乎在

表

晉劉琨勸進元帝表

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曷常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儉狁殘周以啓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已卑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遠萬里功高德邵遐邇歸心况陛下道邁大宗勲莫與宜以親以贍義實兼之是以琨敢緣天文人事徵祥之應昧死上事奉尊號願陛下無常心以群心爲心忘其身以萬物爲公則宗廟蒸嘗不替於今逆虜逋寇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后矣。又表曰臣聞台宿

卷之三
在天實承辰極股肱雖卑同體元首臣力負乘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崇替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固以四海爲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爲私舜禹揖讓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達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卉遺躬其致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爲天下利而已矣况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距天人之心絕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敬其禋祀群生無所措其手足矣况臣班臭臣之列荷累卉之恩上懷國家之統俯絕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塞吳濞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攄其私忿戮尸斬將存亡因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憤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又表曰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係從吏議示總萬機布曠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鵠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倫咸被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靈祇稽應華戎同戴加以玉室中微邦基將絕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諱言事固所負荷誠宜遺小禮存大務援據圖錄

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
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
之明誠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
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
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蕃定其領郊廟或替則
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古自元康已來艱禍繁興永嘉之
際氛厲彌昏寔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天不悔禍大
灾荐臻國未亡難寇宮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刦復沉虜
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
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荷寵二卉位廁
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
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隱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
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叅
兩儀應命古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識

垂典自京畿殯喪九服崩離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抗明威以憚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
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况
茂勲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顥顥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
妾者哉且宣皇之胤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迄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
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旣交華裔之情允合一角之讞運
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
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益尊号願陛下存
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
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理忤普天頃首
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以虛萬機不可以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決
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晉中興書曰顯宗成皇帝諱衍字冉根肅祖長子也即位後蘇

祖約阻兵作逆詔庾亮卞壺距之戰于青谿壺等敗績壺死之

奔江州共陶侃溫嶠率衆下討峻臨陣斬之

榮

文晉成帝哀策

闕撰人姓名

曰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少

官述德寄辭其辭曰五德代興素靈啓曜離光疊暉三辰重照明

明我皇含貞挺妙玄秀夙達履德因違鳳栖遐邈神宇凝夷文明外

潤仁簡內綏舉無遺中鑒無幽微韻隆汾陽道侔垂拱靜恭清穆

冥功日用亹亹神軌固天攸縱委在陽九皇綱中替茲豎肆逆牢羅

失衛升降艱難惕應神契靈祚旣保顯揚天命零霧朝晞兩儀

開鏡訓誥阿衡虛已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稜威電掃芟

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

神爽遷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平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神

氣夷冲凝哉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旣襲玉容斯幽澄醪虛設觴爵

靡酬墳牘莫啓聖跡誰修冥冥我皇神焉何遊撫膺遐叫逝涕交流

三筮告期將歸陵墟陛殯羽翼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嚮銘

旆徘徊六驥踟蹰輕雲蔭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嗟嗟輓夫長號永

慕泣涕漣洳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旣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竺竺

惟已眇然靡憑廬焉無恃目範令儀徽音在耳

晉康帝

晉中興書曰康皇帝諱岳字冉同成皇帝崩上即位憂哀不忍言

政委中書監庾永

策文

晉康帝

哀策文

闕撰人姓名

曰感廣夏之空寂

悲俎奠之虛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鸞

軒五情摧裂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勲事以言顯功以名存其辭

曰招拒降靈萬生我皇政疑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

初肇建宗國是渝祇承師友執心淑慎徽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

應茲靈運入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凝廣

聰鑒遐照思心內助應變無方從善如響矩儀可慮法物可象覆燾

群生靡物不羨食如何一旦神遊靈爽仰攀撐踊觸物咸想卜吉有期

將即玄冥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素旌旄旛寥寥輓夫齊聲六驥躋蹠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霑纓痛貫五内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然允感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晉穆帝

晉中興書曰孝宗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崩時年十九榮文晉穆帝哀策文闕撰人姓名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充神玉冕旒兩楹委政元輔力荷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園陵聿修舊京式叙方振長憲風掃天宇休牛歸馬卷旗卧鼓俾我蒸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遏密痛方創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晏駕崇丘俯執饋奠仰攀龍軸岌岌翻翼飄飄素旛感想平昔人懷崩抽號聲如震灑涕成流

晉簡文帝

晉中興書曰太宗簡文帝諱昱字道方中宗少子也 晉陽秋曰相溫始以

雄盛入輔系以廢立帝雖登祚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修短大所不計故無復往正事耶超云大司馬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庄樹思患豫防媿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汙下沾衣漣如相續 繢晉陽秋曰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蒙等爲布衣之遊

榮文晉簡文帝哀策文闕撰人姓名曰同軌畢至內外成列素旗宿懸輶轍首轍

執祖行於前殿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翫攀龍輶以旣慕撫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敘述聖德揚徽音於飛旌寫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淳曜發暉皇曆攸應聖祖啓運哲王遐承蒸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徒拂朝陽再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內鑽一垂堂室重玄愔愔素庭翳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跡經綸時有汗隆

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謳歌
徒詠時惟伊霍輔運以政欽若昊天祚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
國居宗舉契允恭玄默綱繩哲輔虛己仗德天明方曜離暉翳朗
玄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遙邁日月飄以飛沉將寧神於玄
宇遷玉輶於中林昔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櫬以永訣邈
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墜以流襟

晉孝武帝

晉中興書曰烈宗孝武皇帝諱昌明中宗第三子也

策文

晉王珣孝

武帝哀策曰同軌卑至百司胥亞法物又陳韞輶夙駕親執饋奠
長號求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官宇之寥廓痛聖儀
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喟然祝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窮情於
翰墨庶遺塵之髣髴其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渝康賓復夏武亦
隆晉豐豐太宗希夷其韻鎧之者玄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
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其伐行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

十一

通志群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
而莫失居有以虛寧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億
兆湛然司契坐八表園陵旣衛威靈赫赫子來旣構寢廟奕奕武臣
止戈我不極役文教聿脩有耻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邑
革音皓獸馴死素羽栖林殊柯通理異華同根方融玄液陶鑄斯民
雲韶候奏比屋思淳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頽攤洪瀆竭淥何殃
之甚何酷之殷自罹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幙空張
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叅謀埏隧
告啓史臣考吉敬言者在陞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驥
紛以挽旒城闕儼以壘列馳道亘以通脩感平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
由輓哀唱以翼衡駟悲鳴而顧輶違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
靈櫬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叩踊洞五內其若抽嘵性命之可
贖甘入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卉貴在道融昭哉我皇

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

徐爰宋書曰皇帝彭城縣綏興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內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少嘗遊下邳遇一沙門于逆旅舍沙門言及中原多患手創積年去療沙門因出懷中黃散一稟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散治創傳而愈餘散寶錄之每被金創輒用有驗高祖舉目暎昧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右侍者亦數見衛異晉陵人韋叢少以占相爲事其言多驗嘗相高祖曰石當位至方伯久之又曰君相轉進貴不可言唯願富貴無相忘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初爲冠軍孫司馬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潯陽相修入朝尚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北征以琥珀治

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賦諸將平閩中得姚興從女有感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肩腳牀銀塗釤上不許使用直脚釤用鐵孝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墮壁上挂菖燈籠麻蠅拂侍中玄顙咸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誄

宋謝靈運

武帝誄曰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述聖徽乃作誄曰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冒大元之季子權戚携薄隆安之初主相蒙弱獄牧糾虔朝廷紛錯妓橫乘隙蛟噴鯨躍旣擾奧區遂斥帝厘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冥頰明哲握手康旃紀度迴薄餘分成閩舊晉中微僞楚籍釁羣躡彼潛機勑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猶負險肆匿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旣搖蕩國將遷鼎乘駒歸轍式固皇墳弘危濟險弱難釋殆虎騎移鳥隣舟師漲海傾穴尋窠窮幽測昧昔去洛汭息肩江沚卅載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興復家成桑梓荒默莫恤

頽國誰耻夏典載。內九道是行商誥述湯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營。杖鉞伐鼓赫赫明明。乃勑衆師音執戎昭誨。以三略惠以六弢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崇坐雪愧舊朝。旣清西闕將旋東道中。趙徐豫兼應燕趙業盛旦襄代惠。侔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綿綿川陸北獻虧裘。併貢金竹歷首冠弁穿匈斂服寒穴。欣日巢插玩屋匪惟遐譚靈物偕就孰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雲瑞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曰。音今之所應幽顯心宋充虞德晉猶唐欽曰。捲八紜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闡校修經礼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掃白登北朔渴望飛旌衡輞東岱靈遲玉牒金縢天地不仁蒼生寃福已荷遇弃我何速梁顛太頽甘殯以贖同軋畢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纁纁素縷灑淚成雨響如雷。夫召上嵩山閏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嗣皇擗標群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嘯金觴虛奠列駕長隧發輦華殿華殿旣謝長隊是幸雙蓋躡躅六閑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

藝

十三

頃哀哀百僚長辭含漁奉教百朝執鞭王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認其家眷齒愧微刀筆頗預遊止垂幕侍講接筵食理脩瞻卽夕登臺泛沼正月匪日無宵晏無卑如何一旦緇邈穹昊微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環昔蘇豈忘

議 宋頤延之武帝

謚議曰

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物者不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受敬所重恩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苟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荐阻撓捨干紀璇璣失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籍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太階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荆漢蕪毫俟服交侵眷言帝識思康王路我不再駕遺珉即序丘侯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歎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旣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旣而儀形帝載指謹天歷

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革寢機文武措笏故辰居兩楹坐一衾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臯之仁大矣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詬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願邈前王矣

宋孝武帝

沈約宋書曰帝諱骏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凶殺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年三十五崩在位八年

崇文

宋謝莊孝武

帝哀策文曰應門洞望馳道南除革塗已撤櫛鬯將虛哀子嗣皇帝擗標也絳周遑旌輶攀七緯之崩淪慟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沉萬國哀而素霜賓衣冠絇邈弓劍不追敢緝謳頌曷騷希夷其辭曰樞電皇根月瑤國緒胤裔丹陵蟬縣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眷克聖重規龍衣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溫煌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零露湛冬暖春暄聲芳納麓道昭賓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怊悵四始優遊六位綴響鬱蘭深緝言瓊秘悠哉梁踐眇焉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荆河鸞遊楚漢泗濱霑明江區承奐陝左清郊棠陰虛館地維不

崇文

十四

紐韙綱施機義庭薄蝕紫路流飛泣血汎淚顧瞻川沂孝貫樞極義震寰寰闔哲言誠皇郊詔師牧甸七景繙華五雲卷幅雪怨園邑掃耻瀛縣啓聖宸居集寶龍見王室多故國步方蹇淮濟烈衣冠江荆毀冕東楚亂常西華汨典動筭揮圖爰哉爰前力決宇宙斯澄綿區咸鑄修風曉逸德星夕映源露飛甘舒雲結慶禎被勳植信泊翔泳歟禮克宣隊圭章必措方堂饗食極圓流肆胄南聳郊宮北清靈囿瑶軒春藉翠華冬狩經緯窮文克定蓋武猷上呈祥介丘載佇在盈念冗成功弗憂榮錯中世曷弈前古眷業初遠鴻化方亭丹雲承日素景勝星玉几去襲綴衣在庭辭重陽之昭昭降大夜之冥冥氣貿炎涼史詔龜筮文物空嚴鑾和虛衛動蜃輶之逶迤顧壁羽之容裔出國門分天地向幽途異身世龍旌鬱而青槐遠矯葭亂而白楊翳觀初霜之變條聽秋風之下蓆橋山組雲縠枕虧日輦道結寒松庭盡密芝蓋迫軒上驥眷轡萬寓肅其北轉靈阿閨其深幽南維有青傾離光不常鎧騰英聲與茂實方流華於舞詠

齊高帝

齊武帝

齊明帝

梁武帝

梁元帝

北齊文宣帝

陳武帝

陳文帝

陳宣帝

齊高帝

齊書曰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于宋在位四年

哀榮宗文

齊王儉高

帝哀策文曰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遙襄肇惟商丘聖功亦孚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此義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內隆七敷水祚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龕襲鼓磬屬響音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奕康世以德援朝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序功被河化隆江漢帝莫言仰式王維佞性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綱繩總章因任陽館昔在保衡君達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昏以忠登明資敬矣我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亂

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壘禦豺以德禦宄以刑獻捷宗寢欵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璇苑茂金草玉檢騰暉金繩薦寶天鏡無穆地維旣肅遐邇一體表裏禔福乃以貯斯民昧旦杼軸興文偃武續禹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羞不延牒座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達玄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上憇以文接心以靜鴻章晨映微言夕求迹庇區服情深箕願萬寓食和百世受職梁甫欣儀云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冥俄照惟寂達鑒靡傷慎終苟始知微知卓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相旋玉軌之噭鏗動雲旗之逶迤振哀笳於八極鄉音清蹕於咸池願應拔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懽昔其若垂感衣冠於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於兩儀

表

卷十四

江淹

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永揖之典近摹漢魏高謝之禮既鑒金水皆明之數又協雲雷興替之徵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伊虛薄所可遵擬昔傳巖佐商秩終公磻溪翼周名極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逮聖獄訟不往謳歌寧歸

河之馬圖之寶天無乘龍之錫伏願陛下遺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節則道曜日月澤浸飛泳

齊武帝

齊書曰譁績字宣遠在位十年

議

梁沈約齊武帝謚議曰臣聞天德

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一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盡寂窮微含神獨照德茂始裳之主道冠初邦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駕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抑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京潢汗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麾鯨鯢自殞弗勞羨歛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內囹圄寂寘禮讓文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與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天下洞深泉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因愆多稔如積三革不累五刃不斫庠塾大啓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蒐狩有序丹徼青丘之野跂踵反戶之民淳深駕阻迴首革面北夷畏力獻琛內歎不藉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涌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觀群后造化不仁穆卜愆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啓勤茲大名宜盡徽極

齊明帝

齊書曰諱鸞字景栖在位五年

哀榮

梁沈約齊明帝哀榮文

叢旣撤備物已陳殯宮無夜夕燎終晨號環輶幄攀標應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贊式播遺英其辭曰五曜在天述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固業闔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汎即豫西臨體茲大德懷此小心實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

百揆肅肅德浸革芥末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
典謨神器業業事等瞻烏民懷奧主后來其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
臨朝凝眸昧旦不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踐路臺靡營
離宮弗宴眷言膝塾弘啓上庠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暉內動英華外揚
禮行樽俎義及幽荒仰庶天德降年永久北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奄
竭嵩岱皆朽沵非昊穹惟余之名攀龍詎幾大隊方玄獸世崇陸即宮
下泉殯階已遠素幕高褰端闢洞啓蜃繡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
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屬蜀西成之云暮岱金鼓以清道揚悲笳而啓路極
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晦遠裔徽不泯紀事寂寥龜書可循

哲王違世克播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謚策

齊謝朓明皇帝謚策文

曰仰惟早棄萬邦聖列方遠式遵帝世俾鬯鴻猷咸以爲無名以化則言繫
莫宣其道有來斯應則影響庶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
允樹風聲伏惟合信四時齊光日月創保大於登庸通機神於受命因時揚
藉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成務重維國綱風行草偃化往

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躬薦美善
斯畢皇矣之業既孚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猷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
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眷允極鴻名

議

梁沈約齊明帝謚議

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兼以拯世寧亂致平
未必同道崇壇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不伏惟自天誕眷英聖在躬皇矣之符
夙著蒸哉之謠早集賓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贊任屬負圖
道守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
治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譴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
日具劬勞躬親庶事撫辜納隍之念義同於罪已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
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聞萬目備張絃綱靡漏御纁不迷寧藉聽於襄
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楫嶧嶮之下澤靡不懷寒廓之上明無不燭包
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
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爲淪施將及臨朝引領思隆雅訓
貴遊胥萃俊造成群方將駢世及本旣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

化不仁獸世云及放動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輶軒難留英聲茂實於是乎在

梁

任昉齊明帝謚議曰以爲窮神之跡無繼

於成名教思所宗三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翼善武功受裔理貫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劭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寒廟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壁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軌健曰吳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固犴空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巖廊有搢紳之談鄉塾無擴議之士旣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寘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龍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捲暨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舟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懸衡共軌者歟

表

齊謝眺爲百官勸

四

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况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併新復禹歸祉大齊之權輿寶曆孕育前古昭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命疾威蕃鄙叛擾委表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體道徇齊作聖剪應龍於異川飛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迴返喜之寶潤色天暉爰發人謀咸贊伏願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啓**

梁

沈約賀齊明帝登祚啓曰空竊惟皇

源浚遠帝寶連暉基深慶厚道貫萬葉而鬱林凶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百靈從軒動九服迴遑結後來之望憲庇民之主日以冀遐邇翹伏惟陛下大聖在躬君德夙表龍章曰綵煥若麗天納麓賓門道風遐被睿化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歸天人戴仰屆飛龍之眇纏紆汾陽之遠情運堯心以臨億兆敷舜烈以膺寶命雖中宗之興躬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况臣早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外畿心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星澤塗歌里抃戴懷鳬藻

梁武帝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于齊在位四十九年

議

梁元帝

高祖武皇帝謚議曰臣聞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誅貴卑不誅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彼於物者治定之實錄也斯所以聲明煥乎鐘石昭晰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眷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群后改屬卓維因攜地紝如崩祧祀阽危公卿旰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橫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黔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爲貴不以黃屋爲尊政謐刑措民移國阜虹旌式卷堡燧載清骨象相因環拱無曠天衢亭泰玉道外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賛膏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壁地出玄珪驃騎

卷十一

五

把鐵則休屠款塞太尉撫旄則名王麾角聲教所漸浹靈輶之都威令所行通燭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風易蓋於司樂虛納十亂引諒直之規廣闢四門弘招賢之德青衿知擊壤之性黃髮恣鼓腹之歡加以鑽味微言研精至道文終所收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機日且千遍馳郁郁之聲表卓卓之德允所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岱嶽鏤斧中之玉簡昭事梁甫秘社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事侔往冊黃帝橋山痛深前典萬有倫傷三辰掩曜人祇輶慕山海含悲慟功陟方哀深渴密煩寃荼毒貴愁髓風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德

勑

梁元帝

約武帝踐祚後與諸州郡勑曰欽惟遂古爰及近代雖禪代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寧亂實由符運惣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區夏齊氏遘茲昏詖斯亡奄及民命蠹蟲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雲傾億兆與琨崗並燎墮紳與蘊崇共曰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推鋒援袂電擊風掃藉上天之靈因熊羆之用德未半古功侔前列齊氏既欽若虞夏高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猥以虛

寡君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不益慮方欲昧旦不顯日異忘勞思與賢

能康濟世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強

猾仁惠以撫貧孤使遠近幽深咸仰其方虛位欽能懸爵佇効勿令漢

代靈書獨行於自古晉世班條麻備於茲日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令梁任

昉齊宣德皇后臨朝荅梁王令曰承固茲謙揖未膺大典都復雅旨良有

慄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

者用舍王誕茲上眷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動生民以來文而已但達

節弘道每儒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讓其下取則

况聖圖簪範歌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

進之風不肖者矜功沮竭力之効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紓雅

尚允荅天人使朕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歎萬致

一塗煩言可略又敦勸梁王令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闢施侔造

物則謝德之塗已冥要不得不强爲之名使銓宰有寄王實天生德齊聖

廣淵重攜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卷一百一

六

本末

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

似不能言文擅周龍而成輒削甚爰在弱冠首膺弓旌客遊梁朝聲華

藉甚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拂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号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

收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

喪旣而鞠旅抗言衆言謀王室白羽麾黃馬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致

天之届拱揖群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摵至休氣四塞五老遊河

飛星入昴元功茂勲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惡焉輶軒

萃止今遣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重敦勸梁王

今曰朕聞凡夫好仁義在磨踵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蘊徽

章乎天植高奠中樽覩傾壘而弗極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時等契兩

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軌健而距難季道極百王授義而起戎大定羅

山革草冈不率從用使商庭立慈周闕樹梓傾宮旣散鹿臺靡蓄

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亭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

復雲竿載路清蹕啓行昭德心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

俾予未亡興慙日吳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眷心而沛然降志

賤

梁任昉爲百辟勸進梁王時曰伏承嘉命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

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主剪爲

仇讐折棟崩樞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斂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

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踵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塈岸

使夫疋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耻談五霸位卑平阿衡地狹於

曲阜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喟歎兼濟之仁

讌爲獨善又賤曰近以朝命蘊崇旨奏丹誠奉披還令未蒙虛受措

紳顯顯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疋夫之小節是

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譏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

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符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

跡殺宋重眠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

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輒哭厲

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磬圖効祉山戎孤竹束

馬景從伐罪弔民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

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揣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

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連通變實有愚誠不

任恤歎棘心重謁伏願特膺典榮式副民望

序

梁沈約武帝集序曰文

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銳頂之君

少明古學漢高宋武雖闢章句一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夫成天

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

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舉爰始貴遊雋志經術究淹中之雅旨

超然直詣妙拔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冒壘難踰推鋒莫擬有同

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坂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

歸皇王高宴恣期促賞莫不超拔譽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

繁蔚賤記風動表議雲飛厭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

之小心爲丁奉上刑於辭言雖密奏忠規遺毫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軋錄載筆握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既於設虞靈囿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車杕杜之讌皆詠志摛藻廣命群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况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梁元帝

梁書曰譚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嗣位三年表陳沈炯爲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春蠶爾羯胡遂憑天邑閭閨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興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收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補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群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入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

可以闢照天地貞觀軋道不可以久惕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老黔首豈可以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以一日無主又第二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白靈聳動萬國迴遑雖醒醉相扶同歸景毫或謳且誦輒赴唐郊陛下沈首謗然讓德不嗣臣聞星迴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大非獲已所安明鏡四衢之樽蓋由應物取訓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射則帝摯之季千年且暮可不在斯庭闈涙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阤墮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尊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疑何卜無待著龜曰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獯羯憑凌姦臣手起師戎伐穎無處不然勸乎誅晉側足皆爾宗社不墜毀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危若此方陳太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又第三表目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適當璧之禮允屬聖明

明而優詔謙冲。自然凝邈。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楚人固執燁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上蕭肅王。豈謂紹宗廟。陛下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麾則丹浦不戰。頤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楹。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弇山而去東土。群臣安得仰訴萬物。何所歸仁。况郊祀配天。壘筐禮曠。齊宮清廟。匏竹不陳。豈可以稽衆議。有曠彝典。

陳徐陵

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

譽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勝珠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星躔東昇。時破靖漳。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邱。正應揚龍旛。以饗帝御。鳳宸以承天慶。婁在躬疇。與爲讓。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唯見聖人之不仁。

北齊文宣帝

卷十四

九

北齊書曰。諱洋。字子進。受禪于後魏。在位五年。

哀策

北齊邢子才文宣

帝哀策文曰。皇路啓扉。輶輶弛殞。八校案部。六卿且引。攀辰星轍。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玄德。實啓蒼精。風后之陣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柯。推轂。宣律龍龜。行野無宇。陣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暎地不掩。瑞天甘露瀼瀼。青龍矯矯。武功已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候。銷戰藏弓。齊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氣浸曰下。星闇虛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義闡餘風。六經已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永異。騎龍之更反。清絰奏芳野。風急金鼓震。方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注。萬國哀而露泣。萬事同盡。百慮俱灰。劍鳥求去。衣冠自遊。音儀已謝。神教空留。知契聲與至德。當無絕兮。春秋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輿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清。四明唯穆。

及天眷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斂順天人拱揖群后處無忘
尊居域中之大禮咸樂修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
四國同虞舜之巡省若軒轅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
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繙馬左燃右拂夷歌成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
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天喪黎庶奄捐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
生稱天作誄抑唯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其美屈道從制日可以歲名

陳武帝

陳書曰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哀策

陳沈炯

武帝哀策文曰煌三靈而撫目跨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祖廟之虛
斟黃屋祲而白日掩紫極沉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嫋水鬱鬱姚墟
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雕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
天鏡來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戡海渚承饗而運
席卷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鉞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
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妥懃百官訓于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翠

龜負字赤雀銜書謳歌適夏禮樂遷虞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
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蠲時升中備物
方告雍熙天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禍未答靈貺徒欺吏求穆卜詔絕良醫
羲姦踰失御天街褫蹕夏采升榮宮車晏出洞闔移凶充庭罷吉閑窅
窅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吉容成
戒期文衛如在葆鐸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尚在菟
過沛而何之侍伍昂之靈壽縣奉寂寂之空帷銅爵沒於脩松平陵隱於深
栢節鼙鼓之哀音燎燿火於通夕薤露落而暮田寒玄霜凝而薤草
白鎔功德於旗常被微音於鍾石迴天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搖茂實與
英聲懋氣氲於宗祏表

陳沈炯

爲百官勸進陳武帝表曰臣聞春榮

秋落四時所以迭代水流五德所以互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
讓晉宋以之登庸天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
造化之功用之德寒衣裳去之物誰仰訴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
甘卿雲舒族白狼遠至素雉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覩

陳文帝

陳書曰諱蒨字子華嗣位七年

哀策

陳徐陵文帝哀策文自容車曉

駕幄殿晨張旌帷具列綺翻成行辯辰輶於丹陛攀龍惟於紫庭趨
過窮於屏闈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比陸賓其祥星乃詔雲
甚至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群玉其辭曰若水傳帝薰
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疎赫矣高祖悠哉上昊蟬聯寶爵暉煥郊禋我
皇誕聖膺此家慶道王衢樽神凝懸鑄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
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宸野勤王毫道增撫函風會昌言瞻少昊實
杖高陽駕彼軒轅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穀齊高寢土膳長
樂肅肅承頽哀哀薦酌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
算武外歷遺愛寔繁三湘九派彌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
細柳朝毛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暮赳赳雄斷遍行天討無遺神
箕櫛鬱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北頓冕耶西戡伊鞬荷負
皇極劬勞庶幾勤民聽政吳食宵衣服貴綿阜風移閭闈唐山罷奏濮

水韜微訪採臼猶曳微世感中孚民維大畜外户無閑高垣奚笑降
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爲歡臨雍彌肅禮兼三樂備九成天資武德
地照文明墨履斯在懷中自清連珠含璧曜奕流精默舞時豫禽歌頌
平帝載維遠王靈坐維大俟雨占風荒中海外憮彼輶譯咸承冠帶是日君臨
斯爲交泰白環山賈玄珪克禎東河佇指北狄思征鉞斧將或瓊瑤未鳴
是淫卉楚日亦悲荆億兆何置穹旻遽傾天禹胼胝重華脂腊仰惟勞務
同斯違擇發憂無徵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鍾鼓抱喬陽之劍鳥詎旁
歸於宸儀終經綿於號搢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賜天宇崩號帝闔千門啓
於闔闔萬乘敬於靈輶槐風悲於輦道松雨思於郊原靈鑾旂動而
虛蹕宿衛序而空尊卑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
之脩塗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不測性道難稱
充窮靡定可孺慕奚馮惟封云之與禪肅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求
久共日月而俱升

陳宣帝

陳書曰譚頃字紹世在位十四年

哀榮

隨

江總陳宣帝哀榮文曰望

蜃綺而攀標拜龍叢而慟絕變五統而淒涼迴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地
維傾旆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序英聲其
辭曰媯水樞宿姚墟大虹謳歌承曆揖讓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山
紀述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葉袞政恭已臨朝凝默燭爛九功歲袞七德
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迹天步艱難連華勝衛比譽應韓羽
儀戚右軒冕朝端祈膺當璧繇顯大橫延喜授玉告善飛旌神器有奉
性道無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曰仁聲汪濊武義洋洋溢理訥總街疑情衢
室巡望如禮幽祇咸秩壇垂叛擾闕復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釣
且拔管庫方搜如龍駕鼓獻雉焚襄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竒
獸嘉穀靈草屈軼抽階飛黃伏白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素
弘啓膝庠書林吐馥文園含鏘南洽侯律北暢遐荒渺羅自解周圍無
傷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駟摧鑰王良失御鑄鼎空矣益繖衣何處漫漫
幽夜冥冥上山長違拜曰天意祚年寧神卜北早女駕迴天銅驛感泣銀

藝文類聚卷第十四

十一

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繁笳之哀轉凌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昔
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啓挽而依依馬嘶風而慙慙平原欲晦落照將垂
鳳蓋飄而水暗鸞蹕聳而山危曳蛇潢之舒卷間翠野之參差鳥哀哀
而驚曙松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墳篋掃秋葉而無盡薦
春櫻而願知北邙已謝西陵何有遠宿蒼梧便乖仁壽聲合韶護道宣
戶牖共瀛海而恒流並嵩華而莫朽

藝文類聚卷第十四



后妃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何也明海內之小君也 禮記曰古者天子立后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又曰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

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故稱益母生虞舜明燭九妃不告而娶下立正妃焉

周官曰仲春詔后師內外命婦始蚕于北郊以爲祭服上春詔王

后師六宮之人生種而獻之於王

毛詩曰閨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

而正夫婦也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

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恭敬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又卷耳后妃

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譖私

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者也 又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疾妬之心焉

木下曲曰樛木枝下垂故葛藟得而蔓之論后妃能下逮衆妾使得其序衆妾上附事之也

又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

則子孫衆多也

心物有陰陽慾者無不如忌唯螽斯不妬各得大氣而生子

又曰兔罝后妃之化也閨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尚書曰釐降二女

于媯汭嬪于虞

嬪嫁也

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至于房中釋朝服

龍裳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鷄鳴太師奏雞鳴于陛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

然后應門擊柝告闢也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

也蓋亦有外戚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閨雎書叙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

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一漢書曰漢興曰秦之稱號帝母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

正適稱皇后妾稱夫人文有美人良人公子女子之號至武帝制婕妤嫋娥容華充容

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又曰黃帝妃方雷氏生玄囂爲

青陽妃累祖生昌意妃彤魚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蒼林 應劭漢官儀曰皇

后稱椒房取其實薑房延盈升以椒塗坐室取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

上曰丹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皇后玉璽文

與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採桑以繅三盆爾示群臣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蚕室養蚕千箔以上群臣妾從桑還獻爾於館 又曰

皇帝賜后黃金萬斤 又曰皇后食三十縣曰湯沐邑 五經要義曰古者后

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
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手陽也以
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世本曰高祖上其四妃之子皆有
天下元妃有邵氏之女曰妾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生六次妃陳
鄆氏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生帝摯子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文母也列女傳曰黃帝妃嫫母
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又曰啓母塗山之女者夏禹之妃
塗山女也曰女嬃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旣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塗
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禹爲天子啓嗣而立能繼禹之道又
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名訓正後宮嬪御有序伊尹爲之媵臣佐湯
致王又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導三
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詢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呂宇此之謂也
又曰太任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身也臣不
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放言嫂子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

教以而知其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
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亦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治外文
母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常以正道抑制之卒成武王周公之
德帝王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敎于內生太子誦瑣語曰周
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旣出乃脫簪珥待非於永巷便
其傳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
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嘗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
人之罪也遂復差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續漢書
曰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馬援之女也后年七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御出入
計校以貫之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終已發於至
誠由是見寵是時後官未有任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立薦廷左右恐
不及身衣大帛御者禿席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裾麗疎以
爲綺就視乃笑后自此縉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歎息性不喜出入
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

略記大義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兄爲虎賁中郎將兩弟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晉書

晉成公綏詩曰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

垂覆載日月耀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敎起閨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高

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閨雎思賢妃

此言安可忘又曰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義以處清謐後宮九

嬪有序伊尹爲媵臣遂作元輔又賢明頌曰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

動非禮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氏姜嫄頌曰英英姜嫄寔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毗

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居玄即悟機大

禹至公過門不歸明此道訓孩胤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晉劉柔妻全

后親蚕頌曰于時明庶扇物鳥帑昏正躬耕帝藉邁德班令嘉柔桑

肇敷思郊廟之至敬命皇后以親蚕俾躬桑于外堦考時日於平咸詔不

以獻禍御坤德之大輶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塗山奉輿總姜

任於後陳載樊衛於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粲以星敷啓前路於三

官命蚩尤而清衢遊青虬於左角步素螭於右隅登崇壇而正位覲

休氣於朝陽步雕輦而下降手柔條於公桑嬪妾肅以益事職蠶稚

而承筐供副祿之六服昭孝敬於薰嘗盛華禮於中宇神化馳於八方乃

延群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巾車迴轡班

中黃之禁財散束帛之茂茂神澤霈以雨施洪惠播於無原同顧慶於

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祐於萬國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於億載豈

百世之曾玄

必見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義義華山峻極太清巨靈導

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岳之靈鍾于揚旂載育盛明我后穆穆應

期挺生含聰駢詰歧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瑩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

八極含翕紫庭超任邈妙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告辰百僚

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群利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眷哲孔純

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霈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

踐祚因圖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夫人載悅興瑞降祥表

精日月和氣烟煴三光朗烈既獲圭若時尋播甘雪玄雲掩靄靈液霏

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長享豐年福祿永綏

贊

曹指妻嫄簡狄

贊曰譽十四妃子皆爲王帝摯早崩堯承天綱玄鳥大跡彰周美祥

襍契旣生功顯虞唐又禹妻贊曰禹娶塗山土功是急間啓之生過門

不入女嬌達義明動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寵襄

晉

傳玄班婕妤畫

贊曰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贊以禮庄君納侍顯德謹對解紛退

身避害志邈浮雲

又明德馬皇后贊曰明德馬后執貞履役素光宗六

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帝詔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晉

左九嬪

虞舜二妃贊曰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于媯光有此虞沅湘示教靈

德永敷又周宣王姜后贊曰昭昭宣王克復前制亹亹姜后乃激乃

厲執心至公以恢明世又納楊后贊曰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揚族仁

哲誕生徽音內發有馥其聲上符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

晉

庚闡二

良辰納幣三光朗清元公執執于嘉禮告成卿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

宗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受茲介福垂祚億齡

晉

庚闡二

妃像贊曰二妃玄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虞齊耀明兩旣麗重光作昭有

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壺

闡以臨百官煌煌后妃玄統是閑穆穆夫人爰採繢繢師禮莫違而神

因時怨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媯武盛周德音

不回弘濟大繇咨爾庶妃鑾金路斯邁戰戰兢兢厲省盤桓帝漸進不形

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之發機奉上

惟敬撫下唯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

後漢

傳

幹皇后箴曰煌煌四星著

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于內禦置品輶恭

辛亂妲已共則情悅牛雞亂晨那祀用絕孝成寬柔縱弛紀綱王擅

朝權趙專板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哭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以在昔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示訓于內

晉

張華

女史箴曰茫茫造化兩

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父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婉淑慎正位居室樊籞感莊不食鮮禽衛女嬌相耳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

進夫豈無畏知死不妄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者違斯義同衾以疑懼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寶生慢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晉書

顧艾史箴

曰高宵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音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敗美動自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告人

漢

楊雄

皇后誄曰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

姿豫有祥祚作合于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齊莊內則純備後烈不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志在黎元是勞是勤寔賓出自東秩陽谷鳴鶻拂羽勝降桑木蚕子璽館躬執筐曲帥道群妾咸修蚕族分璽理然女是勑遐邇蒙祉中外提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兮不見超兮西征既作下官不復故庭

後漢崔琰

賣貴人誄曰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那勤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

五

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獲報効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曹植卞太后誄曰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頽谷踊五行手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戲歛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弃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旌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沉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儕列陰廸陽觀潛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順卓軒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繩練日具忘飢臨樂勿謙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謁天躋地祇畏神明敬微慎

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蒙祉
自天河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盡禮有雋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
在疚承諱東藩擣踴郊畊灑淚中原追號皇妃弃我何遷昔垂顧復
今何不然空宮寥廓棟宇無烟巡省階塗髡髮驂轎仰瞻帷幄俯
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云覓舊
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輶枢號咷弗及神光
旣幽佇立以泣

晉張華

章懷皇后誄曰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
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寔聽清和內含茂質外
發英華身處宸極勤恭惟夙窈窕淑媚柔順婉穆宣慈內政流化
太微六官變雅清我壺闡經綸庶屬積思萬機旣臻緝熙澤流
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氣祲告妖沉結彌留奄忽遐弃丘高遊聖
上哀懷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遏密八音眇眇遊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邁
豈有反期杳杳新宮下絕三泉茫茫陵域合體中原委弃暉章即安

太清

晉左九嬪元皇后楊氏誄曰昔有莘

適邦姜姒歸周宣德中

閨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庄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
曾宇侃饗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北陽即陰六宮號眺四海動心嗟余
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記辭
翰林乃作誄曰惟嶽降神顯茲禎祥萬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
厲秋霜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皇英佐舜塗山翼禹
明明我后與世同矩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祈禱無
應嘗藥無良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
丹青溫溫元后寔宣慈焉撫育群生恩惠滋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宋

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誄曰律谷罷煊龍鄉輶曉照車去魏聯城辭
趙皇帝痛掖殿之旣聞悼泉塗之已空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
望椒風國輒喪淑之傷家疑賣姓之怨敢撰德於旂旂路集重陽於鍾
萬其辭曰玄丘烟煴瑤臺降芬高唐泄雨至山巒雲誕發蘭儀光啓
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敏德素里接景震軒處麗絲絳出懋蕡
繆脩詩貢道稱圖昭言翼訓妣幄贊軌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

敬勤顯陽肅恭崇憲奉榮惟約承茲以遜逮下延和臨朝違怨祚
集祉慶藹迎祥皇胤遂式帝女金相聯附齊穎接轡均芳以蕃以
牧燭代暉梁視朝書氣觀其至告祲慈衡藏容翬翟毀枉掩采瑤
光收華紫禁移氣朔兮變羅紝白霜凝兮歲將闌庭樹驚馬兮中睢
響金釭曠兮玉座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經建春而右轉
循闔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鑄楚挽於槐風唱邊
簫肅於松霧沫姑射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晨韞解鳳曉蓋俄今山
庭寢白隧露抽陰重肩閑兮燈以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銷神躬於壤
未散靈魄於天浸

哀策晉潘岳景獻皇后哀策文曰於穆先后儼皇

協運世宗之胤德博化先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
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蕃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
乃家乃邦是則是効嗟余艱毛仍遭不造靡恃惟妣景命弗保心之云
痛痛貫穹昊龍衣龜筮之良辰啓幽房之潛邃整武駕之隆壯結龍
輶之縞駟望旂常而崩摧披輶輶以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涕以灑淚

邈雨絕於宮闈長無覩於房牖

晉張華元皇后哀策文曰天地配享

化成兩儀王假有道義在伉儷姜嫄佐唐二妃興媯仰觀古籍覩亦同
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我膺曆運臨統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嬪天作
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卉世豐衍朱紱斯皇來翼家邦
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如何不吊背世隕喪瑤齊無住長去
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陵兆既宅將遷幽郁宵陳夙駕元妃其徂
宮闈遏密階庭永虛設祖屬繻告駕啓途法服輦榆寄象容車金
輶晦謁帷裳不舒千乘動輶六驥踟蹰銘旌樹表翠柳雲敷祁祁同
軌岌岌蒸徒孰云不懷哀感萬夫寧神虞旂安體玄廬

宋顏延

之元皇后哀策文曰龍輶纏綺容瞿結驂皇塗昭曠神路幽嚴皇帝親
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旛綸徂音乎珩佩悲蘞之移御痛
輶昇有惄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晏曾
圓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

振亦旣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
問川流芳猷允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
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恭行宗
祀進思才淑傍宗圖史降音在詠動容成紀坤則順成皇軒潤飭下節
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無恩不極象物方臻視祲告沵太和旣融攸
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戒涼在律杪秋即安霜夜流唱曉月升
魄八神訖言引五輶遷跡漱漱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洒丹掖
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采清
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歡來方可迷往駕弗援 齊謝眺

敬皇后哀策文曰翬帝舒阜玄堂啓扉徂徹三獻筵卷六衣懷臣
衛而延首想駿鳥輶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起時
無三辰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
在漢開楚肇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妥定厥祥

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繩綸教先穜稑蓍問川流神襟

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披輔佐永賢在謁無陂顧史弘式陳詩展義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教因式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
被南國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閨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懷袖
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帝遷明命民神
肯悅軋景外臨陰儀內歎空悲故効徒嗟金穴馮相告棲宸駕長往贐嚴
遠圖末命是弁懷豐沛之綱繆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遵豺
南遊繼弛綺於通輶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慕東川澹而不流藉
閟宮之遠烈聞纊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終配祇而表命慕方縕
於賜衣悲曰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託形管於遺詠
梁任昉王貴

嬪哀策文曰游衣戒節轎車命服永去椒華長辭嘉福笥緘遺組
筵委塵鞠將命啓期寃惟嘉數珮空響其何節姆下當其誰傳殯
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商衣坤載旣厚內德云助軒五有弘
姬十斯豫誕咨邦淑選自良家妻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絢丹總辰衣

素紗肅雍婦職僉曰俞往贊景望舒方娘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即
興括不愆朏魄無爽式陪璽觀有事登宮降輿訪道基我王風宣
禮撤豆絢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冲仁者必壽彼蒼者穹如何
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殯安旣辨黼翠委璫以陸離帷幃紛其舒卷
出桂宮而北徂經未央以西轉池綈願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
被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薤露撫悲翁於短蕭母以子貴義弘
前哲申前齊削以從疑革麻縕之輕殺達副君之天至賦白華之無
缺庶清廟之微微非壽原之永馨

謚策

宋

謝莊躬貴妃謚策

維年月日皇帝曰咨故淑儀躬氏惟爾合徽挺懋爰光素里友琴
流芳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發迹處椒風以婉變外名幽閑之
軌曰藹層闡繁祉之慶方隆蕃世而當春掩藻中波滅源朕用
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剪泉冥將遂宜旌德第行式衍聲芳魂而有
靈尚茲寵渥嗚呼哀哉

詔

梁沈約

梁武帝立內職詔曰刑于垂

訓周文所以表德壘闡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被諸方策式昭戒勸魏
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陳徐陵

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曰朕

晉以來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伍置繁縟遂
設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椒掖徵費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
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房自邇貽厥方來前代職品所
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梁江淹爲建平皇慶王后正位章曰伏承以嘉月惠時膺曜宸正
翬珩昭品褕組在飾休徧函夏譽芳靈昧伏惟岳曜靜德式懷謙順
升降圖傳左右詩史夙鑄茂資早摛芳訓衍教紫庭麗輓華屋聲激

綺組風偃家邦

梁沈約

爲六宮拜章曰蓬闡菲質嘉淑無筭越自

幽衡登軀寢漢奉日月之華侍巾屣之末何以廁鴛鴦鳥之盛序奉

屬車之清塵

隨江

惄

爲陳六官謝章曰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

拜奉曲私愁繁翠羽之色曾宮夜火伯媛匪驚楚謝奔濤貞姜何

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寫潤遂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

丹輶耀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兢惶並集追想流芳之詩荷據相

并遂失鳴環之節

表

魏傅嘏請立貴嬪爲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

化媯汭夏后創業啓祚塗山咸以淑哲垂文曲頌伏惟貴嬪誕秀令族
宣貞高胄應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璽未授而玉瑞先顯表贊
天休昭隆后祚貞侔先典告踰往訓而猶潛光未即皇統進違三儀烟
煴之德退闡懸象兼曜之儀群僚百辟所以竦佇陛下欽若天秩祚

贊帝祉夙崇盛禮俾君萬國則六合承風天下幸甚

魏陳王曹植上

卞太后誄表曰大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嬪等德崔
姒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
圖一旦早弃明朝昔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

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楊明明貴以展臣恭義之思憂荒情
散不足觀采晋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
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
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楊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
乎

後魏

溫子昇魏帝納皇后群臣上禮文曰臣聞軒轅乃神西陵以之

作合夏后至聖塗山於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纘曆大明理運長秋既建

陰教有主景命無窮靈基長世普天之下莫不欣躍

隨江

惄爲陳

六宮謝表曰鶴籥晨啓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桂
香飄霧縠婉纏艷粉無情拂鏡愁繁巧代黑息意臨臉妾聞漢水贈
珠人聞絕世落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
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
文寧披悽戴

論

宋范

畢皇后紀論曰周禮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

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順官
分霧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

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宣述陰化脩成內則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品漢興因循而婦制莫釐高祖帷箔不修孝文衽席無辨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及光武中興斲周爲朴六官稱号唯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明帝事遵先有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閨之言惟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災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艱委成家寧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帀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愆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繩縛於圓犴之下陘滅連踵傾軺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乃凌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揆卷之三
宋江淹宋建平王建太妃周氏行狀曰竊聞疾服之譽非黃冠所敷玉食之門寧臯衣所述諒畏袁虛美於君后

披空名於鼎貴然昔有漢臣誅行晉史書德者亦云實而已焉太妃誕巽離之正和函雲露之中氣凝采髻吉歲賁章笄年若乃彤管女圖之學纂組綺縞之升降虔謙之儀柔靜嘉順之節莫不中道若性不嚴而成故譽滿帷闥聲播軒殿

藝文類聚卷第十五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渤海歐陽

詢 撰

儲宮部

太子妃

附

公主

儲宮

周易曰黃離元吉象曰明兩作離六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尚書曰惟冒李
發上祭于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止 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
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燔 群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
年十八曰孟侯 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 尚
書洪範五行傳曰恩之大星天皇也 廿二前星太子也 後星庶子也 禮記曰
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入學以齒 又曰文王之爲
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熙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
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
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又曰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每以牢宰掌具又
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甘齒於學之謂其知父子之禮其三

藝文十六

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故學之父子焉君臣焉長幼焉人元良方
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左傳曰九月子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
士負之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白虎通曰天子之太子諸侯之子
皆就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 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

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召公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
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竭
澤靈王不從 又曰師曠見太子晉曰吾聞太子之語高於太山願聞言太
子曰吾聞太師之來喜而又懼汝知人年長短吉凶也師曠曰君色赤君聲
清火色不壽太子曰然却後三年五上賓于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太子
時年十五後三年而卒 史記曰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
聞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十
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也 又曰上欲廢太
子立趙王如意大臣諫爭未得而卒決張良爲畫計日顧亡不能致者商

山四人今能無愛金玉使太子卑辭厚禮。近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四人至侍太子入讌。年皆八十餘眉鬚皓白衣冠。長偉上恠。問之四人各以名對。帝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常避逃我。今何從。古兒遊。四人去上目送之。指示戚夫人曰。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可動矣。漢書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爲武帝。又曰。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許。自立后。宣帝後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母皇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爲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僕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間。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驛道東觀。漢記曰。建武時。天下艱困。不貫詔下州郡。檢其事。帝見陳留牘上有書曰。穎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服。詰言。

於長安街得之。帝怒。時明帝年十二。在幄後。曰。吏受郡勑。當欲以耕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河南南陽不可照。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准。帝令詰問。乃首服。如顯宗言。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不可言。因問壽幾。何元。呂曰。廿壽至四十。當一乍苦過。是無憂後無幾。而立爲太子。魏志曰。明帝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有此疑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讌。曾同與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吳志曰。孫登權長子。立爲太子。選置師傅。誼簡秀士。以爲賓友。諸葛恪爲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爲四友。於東宮。号爲多士。登鎮武昌。或時獵。當由徑道。常避遠良田。不踐苗稼。至所憩止。又擇空閑之地。不欲煩民。一土隱晉書曰。初武帝未爲世子。文帝問裴秀人有相否。秀曰。中撫軍。立髮至地。手過于膝。人望旣茂。天表如此。非人呂之相。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少聰惠。帝愛之。六七歲時。帝夜望火。太子寤。上衣裾。使入闈中。上問其姁。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當親。

近火光令人照見世說曰晉明帝數歲在元帝處坐時有人從長安來
帝謂曰爾言長安遠日遠明帝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
固宜遠帝大嗟賞明日群僚並集帝更問之荅云日近帝失色乃謂曰
向以昨語異荅曰出門見日不見長安衆莫不嗟嘆

詩

梁劉孝威重光

詩曰重光儲后宣制義也赫赫重光明明二聖帝作儲述禮和樂正中
衢置樽高堂縣心鑄其酌不窮其明逾盛德音孔昭民胥仰詠明明二
聖赫赫重光風神灑落容止汪洋瞻彼談扇訖抑載揚何斯天辯如珪
如璋顏閔函席游夏升堂以卿以士惟公惟王思媚諸后顧哉樂康丸丸
黍苗陰雨膏之詵詵纓冕儲王道之道之以禮齊之以理則探聖言則窮神訓
于四國覃于萬民又奉和簡文帝太子詩曰太子天下本元良萬國貞周朝
推上嗣漢世慙重明前星涵瑞采淳雷揚遠聲三善傳樂正日行紀司
成九流遍已辯七經咸所精博聞強子政高才凌長鄉禮尊逾屈已德盛益
卑情仙氣貽鍾相儒道推相榮延賢博望苑規膳之安城園綺墮金輶
浮丘侍玉笙智囊前殿笏端士後垂纓九仙良訖重四海東傾班輸

三

藝文志十六

賦

魏卞蘭贊述太子賦曰超古人之遐迹崇先聖之

弘基耽八素之秘奧遵三儀於大猷正往昔之常弊定當世之舊儀立
休和之上性應五百之運期著典憲之高論作叙懽之麗詩越文章之常檢
揚不學之妙辭蹈布衣之所難闡善道而廣之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
明略而無上猶博納以自扶賓故老以勸俗諷六經以榮儒嘉通人之達節
矣俗士之守株匿天盛之嚴厲揚愷悌之和舒惟凡百之詠德感恩惠之
有餘信清風之休著非臣下之敢虛乃作頌曰明明太子旣睿且聰博聞強
記聖思無雙猗之左右如虎如龍八俊在側旁無諛凶富不忘施尊而益
恭研精書籍留思異同建計立議廓然發蒙天下延頸歌頌德音聞
之於古見之於今深不可測高不可尋創法萬載垂此休風

箴

晉溫嶠

侍臣箴曰勿謂其微覆簷成高勿謂其細巨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
以成名語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
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爲榮思有

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傳是瞻正人

在側屏彼僂諛納此亮直故傳勗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導惟

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名之蘊崇惴惴兢思雅之遺風鑒乎

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

周王褒

皇太子箴曰臣聞教化爰

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窩功均造物啟文爲質

斷雕成素皇太子淳雷居震明兩作離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譽慙

五稱之對師曠降四馬之恩竊以太史官箴虞書所識永樹芳烈永相

所以垂文深覩安危太傅以之陳訓敢自斯義獻箴云爾天生蒸民

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纏體麗止離暉惟機

天啓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秋坊通夢春宮養德

相榮獻書苟攸觀則元子爲士齒卿命秩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

君位喬枝父道君子所崇忠孝爲寶勿謂居爵禍福無門勿謂親賢

王道無偏無爲慮始無爲事先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

破美瘡甘言鮮不爲累則哲惟難知人未易居室爲善分陰無棄亡

保其存危安其位神聽不惑天媛斯忌文昌若於前星秬鬯由於守

器庶僚司箴敢告閻寺

隋戴達

皇太子箴曰無謂父子無間江充

掘蠱無謂兄弟無携倡優起舞

誄

晉陸機

愍懷太子誄曰明明

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胤茂德克廣仁姿朗雋方當克無疆

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難曾是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

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冤魂難追舊物東

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

興言斷絕敢誅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山魏巍

皇基奕奕紫微有

命既集天祿永綏篤生太子纂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

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辰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

無言不咸婉變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我皇登

祚厥登伊甸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舳玉衡吐

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此宗庭亦旣涉學遵師感道

何年之妙而察之早謙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

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者縉熙有晉克構帝宇如
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塵明聖惄惄太子終溫且敬銜辭
即罪掩淚杖命顯加放流潛肆鳩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
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剥嗚呼哀哉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
之歿傍無昵親跔蹐嚴宮絕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
生寃歿悲疋夫有怨尚或殯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
懷傷精感六蒞各徵紫房爰茲元輔啓我令嗣王赫斯怒天誅靡逋撓
搶叱掃元凶服韋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復寵祚紹建藐孤於時暉服
粢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
川靈旆左廻三軍悽裂都邑如隤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哀策齊王

融皇太子哀策文曰繡幕啓塗銅池從殯葆鐸旣行枚縕且引皇帝痛衰
盛之闕奉哀亡鬯之有亡憫含嗟乎崇正顧掩欷於承光式睠元良永懷人
寶俾茲史策載餘風道其辭曰居辰北極在日重離誕惟妙善克自生知
資神爲契合聖如規地維缺位月紀塞期哀纏晦朔燧改歲時糧粥不

溢薑桂無滋俛終心禮昌我帝基思皇下武續戎上德將叶人神永貽家國
用稽嗣典實弘儲則庸器改物徽号崇名往辭綠蓋來馭朱纓旛旗
旛旛鸞轡聲明守器宣華訪安永福上漏驟軒初晨戒服慶色伊滿
夤儀載肅至誠莫感遐福空辭氛程月志祲動年司素媛犯列青雲
失滋中楹軼夢當戶陳詩楚藥毀方秦鑒反轉高議虛演奇文徒說
遠賓上靈長違昭世痛結宸慈哀震華棣嗚呼哀哉軒惟高寂庭
帳深陰鶴開晝掩良燈夜沉仍龍裳未敢容饌如臨曖微儀而可慕標嗣子
之純心嗚呼哀哉韋弁告期麻衣請日辯域展圖楊龜獻吉文物充階
具僚在位搃葭挽之哀淒視風煙之騷瑟嗚呼哀哉飾麾輶而南指轉
旌羽而北徂車結輶於雕轂馬緩節於金蘇寄靈心於萬象增戀戀於
國都嗚呼哀哉光徙靡而欲沉山荒涼而遂晚城闕緬而何期平原忽而
超遠情有望而弗追顧如疑於將反嗚呼哀哉梁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
曰歷輶峩峩龍驥踢步羽翻前駛雲旗北傃皇帝哀繼明之寢曜痛
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勵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

德於旌旛求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陽儀天比峻儼景
騰光眷哲膺月期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寧
寬綽居溫恭成性脩襟孝友率由嚴敬或有種德惠和齊聖括囊
流略包舉藝文徧該網素殫極丘墳騰褰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闐訓
望魯楊芬雲物告徵祲你褰象星靈恒曜山類枯壤威儀上賓德音
長往具僚無蔭諮丞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讐菁
華廿交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餃餃孤燈寥寥馨嗚呼哀哉簡辰
請日笠合龜貞幽庭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
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轘青門而徐轉
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凌脩坂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驥蹀足以
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蕭籟憂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
森陰及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還永
潛於容質嗚呼哀哉

闔

宋武帝

五皇太子

詔曰非至公無以王天下非博

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禪舜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帝

藝文卷一六

光被四表今岱宗牢落天步艱難淳風猶懋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
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龍圖之尊晉安王經德行內敏威惠
外宣群后歸美率士宅心可立經爲太子庶百年勝殘方流餘慶畢世
後仁永固洪業 梁沈約太子詔曰朕屬當期運係迹前王所以養蒙
祚垂之萬葉百辟咸以元良之寄有國莫先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
儲樹頗守器承祧乃旁挹群議遠惟七百建茲蒙稚仰副宗祊承華
肇基開崇基克永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思霑渥澤被之遐邇可賜天下爲
父後者爵一級王侯以下量錫幣帛

後魏

溫子昇

魏莊帝生皇太子

詔曰有國三善事屬元良本枝百世義鍾繼體朕應天算命握圖受籙
景祚唯新十年以永今月吉辰皇子誕育彩雲映日神光照殿方開博望
將起龍樓遠近同歡人神共悅便可大赦天下

後魏

吳

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

實蘭此豈吾實哉昔吾壽王陳實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
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壽也今賜牛頭表

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傳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入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旁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順卓作主皇太子以矣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以承贊洪業增暉日月實爲光大也

魏卞蘭贊述太子表曰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覽照幽微才不世出稟聰穀之絕性體明達之殊風慈孝發於自然仁恕洽於無外是以武夫懷息文士歸德竊見所作典論及諸賦頌逸句爛然沈思泉涌華藻雲浮聽之忘味正使聖人復存猶稱善不暇所不能間也昔舜以蒸蒸顯譽德周且不驕成其名豈曰南面之尊以發假稱鼎足之盛以取譽哉夫至尊至貴能令人畏不能令人譽故桀不能變龍逢之心紂不能易三人之意懷近服遠非德無施今太子博納多容海渟岳峙學無常師唯德所在思無所思唯德所親觀士察人毫毛無失望色則知其情覽始則達其終退僞辯

於未言絕讖巧於未形其所以包羅殊類鑑觀成敗德生於性明出自然太子所行晏然休著皆群下所常吟咏誠不復須臣贊揚懿美褒稱盛行然後夜光之璧顯於金匱隋侯之珠彰於韞櫝者岑相鍾繇大理王助海內英儒國家柱臣博物多識通洽君子年耆德茂所更多矣若游海者難與論水覩前世者不可爲言然咸歸太子巍巍之美敘述清風言之有味聽者欣欣忘日之夕流景燿於無窮布芳陰於四遠譬言若麟龍發足羣獸追蹤鸞鳳舉翼衆鳥隨風小臣區區嘉樂無已竊怡綿綿之屬忘憲懃之言謹觸冒上賦一篇以攬狂狷之思

宋謝莊慶皇太子元服上至尊表

曰伏惟皇太子殿明兩承乾元良作貳抗法迂身英華自遠樂以脩中禮以治外三善克懋德成教尊今日昭辰顯加元服對靈祇之望儔上庠之歡率天聲世莫不載躍又皇太子元服上皇太后表曰離景承宸樞光陪極毓問東華飛英上序樂正歌風司成頌德清明神鎬皿文在躬練日簡辰顯備元服懋三王之教燭少陽之重

梁簡文帝謝爲皇太子表曰伏見詔

書以臣爲皇太子有命自天實驚物聽鴻名感興爰萃庸薄勢舉千

釣方茲未重高搏九萬比此非遙臣本凡敝賓實無取特以毓慶雲霄
憑暉璿極鳴玉內侍指麾外蕃猶懼不任尚疑廢職况復監撫守從
道著前經恭敬溫文義彰昔記霞維禮絕離景事尊養德北宮賛
業東序魏平非擬漢莊靡繼臣牧拙樊漢始獲言歸遂以下才屬
當上嗣事異定陶之舉有類膠東之冊符何以著三善之德延四皓之遊
屈叔譽之辭下蘭之頌又拜皇太子臨軒音謝表曰臣聞團暉麗天游
雷居震必資今德寔建賢明臣本空薄器業無取已慙好儒之志且
之豐下之姿叨逢慈卉事出希世方將問安先侵門視膳天幄察陳奏之
示嚴懿言之書出龍樓而袵召息車馳道侍鑾輿而巡幸說經孔庭
足踐闕闔風雲之勢斯近飛凌倒景神仙之舉超然何以允副元良和茲
守器逢師曠之褒值史丹之述 又上昭明太子集別傳等表曰若夫正少
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爲美唯稱啓誦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
稟仁聖之姿縱生知之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
羽籥東序長備元良之德非假二疎寧勞四皓席貴憑其經學智囊慙

真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 采據書戒憑陵而已哉王折
何追星頽靡續地尊號嗣外陽之術無徵位比周諸侯山之駕不反臣以
不肖妄作明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撰昭
明太子別傳文集請備之延閣藏諸廣內未彰茂實式表洪徽 粒任昉
爲皇太子求日入朝表曰臣聞內豈告安姬昌怡色鳴雞戒旦周發冠履
或以涼燠之候晨昏異宜膳羞之和鼎飪殊節一辰三朝稱情猶簡終日
承顏在理斯恆且長壽之對撫循無已馳道未窮顧懷不輟豈直下動天
至固亦上結慈衷自須半旬乃朝遂爲通制事踰信次義乖晨省日萬
機不敢三塵御省每旦改宿特乞一至寢門 粒疏約爲皇太子謝初表曰

臣實蒙稚溫文以闕不閑三善之訓未習四學之議唯閭安內豈因心自發而
親膳寢門未任再至乃降皇慈夙膺盛典貳體宸極守器宗祧顧循幼志
如臨冰壑梁蕭子範求撰昭明太子集表曰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於百代
宣尼旣歿傳雅頌於千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
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軒手之悟茲衣事關戰國孫登之愛田苗

義屬偏霸名稱小善靡擅雕蟲子相雖詩賦可嘉規範頃闢
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爲論僉奧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減采神儀
長往銅龍毀搆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縕錦縱橫
艷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旣異陳
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從塵露而班輪嚴駕永轂
駢驥戀主懷茲伏深涕慕冒乞銓次遺藻勤成卷軸

梁

陸倕

爲豫章

王慶太子出宮表曰臣聞周固本枝宴資明兩漢啓盤石必係元良所以
闡弘祚鼎光崇守器伏惟皇太子造契生知照均天縱不藉審諭之功
無待溫文之輔而冬書秋記夙表眷資春誦夏絃幼彰神度雖復直
門守令長壽察微魏贊多容漢稱寬博不足以連輝茂則正景令韜
甲觀淮新桂宮告始朱班徙次翠蓋移陰華裔式瞻人祇蹈儻

周王

襍衣矣百僚請二皇太子表曰臣聞淳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
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是以三善昭德載祀之祚克隆一人元良貞國之基永
固至於斯轍得姓高陽才子上嗣佇賢前星虛位魯國公臣贊親居元子

九

屬當儲貳具僚仰則列辟式瞻臣等叅議請立爲皇太子事隆監撫
教資審諭問安寢門視膳天幄

周庾信

慶傳位於皇太子表昌著

降居若水登庸有優劣之殊來朝櫟陽繼體有君臣之異不得與夫天
之兩日一日之再中並曜聯輝重明之雙照同年而語矣欲令百工相和先聞
指讓之風天下無爲早識吾君之子皇帝藐然姑射正當乘雲馭龍
問道崆峒豈復先秋木落

太子妃

漢書曰漢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太后爲太子
取以爲妃又曰武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公主有力
焉故欲以女納太子又曰武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選配太子上令
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帝稱太子欣悅元帝喜謂左右曰酌酒
賀我左右皆稱萬歲漢武故事曰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
時帝尚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以金屋貯之美
喜乃以配帝是日陳皇后阿嬌后字也王隱晉書曰武帝欲爲太子取

妃久而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既納寶物固欲娶賈氏因乃納之 又曰愍懷太子妃王衍女也劉曜等入洛盡將諸后妃去妃獨拔刀向賊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則已終不為賊婦賊害之 晉孝武起居注曰上臨軒設縣而不樂遣兼司空謝琰納太子妃王氏賜文武布絹百官詣上東門上禮 甲辰儀曰皇太子妃公主夫人逢持節使者高車使者住車相揖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妃給織成袞帶白玉佩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 又曰太子納妃有七絰杯文綺被長命杯文綺袴

哀策

宋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曰搘凝桂酒

庭肅龍輶風吹國路雲起郊門皇帝傷總緜之掩綠悼副禕之滅華行光既晏長河又斜顧而言曰琰瑤有毀郁烈無湮前窮素裁簡授之史臣其辭曰 霽岫鷗天鴻流凝漢祥發桐珪慶昭金筭毓景帝出飛芳戚閑秘儀施谷外音集灌月晷幾望娣袂維良釋幃春宮承篚少陽五葉衍藻四訓抽光歲蕤蕙振婉瓊相清微就遠侵沵方搏臨

藝文卷一

華羅翠當暉收蘭複殿生響長廡結寒節移虛饋氣變容衣中庭草蔓階上蠻飛傷榮里第痛溢朝闈霜侵燭昧風密帷妻敬馬葭夕轉龍驛夜嘶薤既訣兮奠既撤背青闕兮去神闈旌掩轡而還泛蓋逶遲而顧泣素繡縠維華輦解馭山塚恒陰松阿不曙離天涯兮就銷沉委白曰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

齊

王儉

皇太子妃哀策文曰肇惟初識芳猷夙就嗣禮園徘徊樂圓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宋之季天衢荐阻兮我儲貳締緝江滸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丕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館來式椒堂紃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尊三兆之嘉日迨九莖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鑾旆命飛廉而拂瓊輜湯清笳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公羊傳曰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史記曰李斯長男由

公主

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悉嫁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爲壽明庭車騎以千數漢書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迺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也勃子勝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又曰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旣立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又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過平陽主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甚忻賜平陽主金于斤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子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也又曰烏孫以馬千疋娉漢女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爲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歲時再過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天子聞而憐之范曄後漢書曰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皆封鄉亭侯公主儀服同鄉亭侯又曰光武姑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蓄之後宋弘被引覽

藝一 下

十一

帝令公主坐屏風後曰謂弘曰嗟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曰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駢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煞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煞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煞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頰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令乎帝大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又曰竇融長子輿尚內黃公主子勲尚東海王強姁陽公主又子固亦尚世祖女沮陽公主竇氏公兩侯三公主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又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牢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矣魏末傳曰何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明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不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如晏

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女藏其子王宮中尚

使者博頰乞所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

常嘉之且爲沛王故特原不煞

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

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

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

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周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

臧榮緒晉書曰賈后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弘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

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以長公主禮墓送

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墓送

列仙傳曰朱仲會稽販珠人也高后時獻三寸珠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

仲求珠仲獻珠四十

事寶部

魏

溫子昇常山公主碑曰啓泰微之層構

闢闔闔之重扉據天下以爲家苞率土而光宅然則昆山西時爰有夜光

漢水東流是生明月公主寧靈宸極資和天地芬芳有性溫潤成質自然

秘遠若上元之隔絳河直置清高類姮娥之依桂樹令淑之至比光明於

宵燭幽間之盛匹禮華於桃李託體宮闈而執心撫順婉然左辟率禮如

賓舉華燭以宵征動鳴佩而晨去致肅雍於車乘成好合於琴瑟

立行潔於清冰抗志高於黃鸝停輪表信闔門示禮終能成其子姓貽

厥孫謀而鍾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奄辭身世從宓妃於

伊洛邊捐館舍追帝子於瀟湘銘曰龍轡莫援日車遂往奄離形神

忽歸丘壤祖歌薤露出奏至山永厝中野終掩窮泉蕭瑟神道荒涼

墓田松櫓徒列琬琰空傳

梁書

宋

謝莊豫章長公主墓誌銘曰栗弔

樞之照體星軒之華肅恭在國掖庭欽其風恪勤衡館庶於仰其德神

葉靈條妥自帝堯文信啓魯肇京于楚宵燭載照娥英是從婉婉

繩綸優柔肅雍衡蕙有寶金碧不居泉庭一夜里館長蕪

齊王融

嘉長公主墓誌銘曰作儀阿媛取儼漢妃相金漏質禮李慙暉肅穆

婦容靜恭女德顧史求箴披圖問則慶善郁夷與仁宜默宵燧亡明曉

挽已聲松門嚴闕泉帳寒清悠哉自日樹巒彼佳城

齊謝眺臨海公主墓

誌銘曰長發有祥珥瑤臺方擣玄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祚符委授

帝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有教公宮無輶系車服

既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釣維綯瞻湏配景望燭齊神靈華崑崙滅采上春慈纏雲陛悲動外姻鬱彼崇

廿睠然城輦輶翟按轡龍旅徐轉又新安長公主墓誌銘曰氣氲長發時惟眷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德侔高行肅穆

嬪風優遊閭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如何冥默方春委感

魏陳

王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曰俯振址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飈雪雱凋蘭发蕙良幹以泯於惟懿主瑛璠其質協策應期企英秀出岐嶷之姿寔朗貴生在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驥眉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笑和音則孩阿保接手侍御充傍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愛宮取玩聖皇何嘗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翱翔號之不應聽之莫聆帝用于嗟嗚呼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改封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組珮惟鮮朱紱斯煌國号既崇哀爾孤獨配爾名子華宗貴族爵以列侯銀芝優渥成禮于宮靈輜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岳爰膺玄官玉石交連朱房皓璧鳴曜電

十一

詞

鮮飾終備旛法生象存長挺繕脩神闔掩扉二柩並降雙魂孰依人誰不歎憐爾尚微阿保激聖上傷悲城闕之詩以日喻歲况我愛子神光長滅窟開闔曷其復晰

晉潘岳

南陽長公主誄曰昔唐女嬪媯書叙

輦輶降之美周姬適齊詩詠肅雍之歌漢之新野以節義垂号于載

伊晉之獻主以聰明睿智考終定諡茲可謂母儀純備邁蹤古烈者已惜乎不永昔世湮沉爰託素旛式音微音王之誕育既慕洪胄德之休明

亦固天授思心婉孌淑質純茂母儀不心內則靡疚靡自弱笄有馥其芬言告言歸作合于荀在貴恩降處逸能勤上虔諸姑傍接支嬪內諧閨闥

外和族姻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積善餘慶啓茲名胤厲以惠肅誨以柔

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二子遵式匪嚴而峻於穆肅后奕代熙盛重作大

司黎牧火正國之仁姑家之慈母天祐之輔賢宜享遐壽如何短命曾不華

首寢疾弗興繁榮摧朽嗚呼哀哉容車戒路祖奠在庭駢驂躋躋

服馬悲鳴皇輿親臨望旗失聲列辟咸起灑淚沾纓嗚呼哀哉既蒼

門降柩升輶靈衣從風素幕生塵明燎守夜竦綈俟晨噭噭遺嗣

莞莞孤臣魂無廢音涕不輟中又皇女誄曰厥初在鞠玉質華繁玄髮
儻曜峨眉連娟清顱橫流明眸朗鮮迎時夙智望歲能言亦既免懷提
携紫庭愍惠機警授色應聲亹亹其進好曰之經辭合容止閑于幼齒
猗猗春蘭柔條含芳落英彫矣從風颺颺妙妙弱媛窈窕淑良孰是
人斯而離斯殃靈殯旣徂次此暴廬披覽遺物徘徊舊居手澤未改領
膾如初孤魂遐逝存亡永殊嗚呼哀哉

晉左九嬪萬年公主誄

昔滿章

智周晉夙成咸以岐嶷名存典經猗歟公主在幼冠哲方德比齒有邈先
烈何德之盛而年或闕何華之繁而實不結雨墜風逝形影長戚赫赫京
室河洛所經陰精發曜降茲淑靈雋生公主誕膺休祐秀生紫微日暉月
明旣睇艷姿徽音孔昭盼倩其媚婉舅其嬌寵玩軒陛如瓊如瑤雖則
弱齒雙德兼苞五福所集聞之先民積善鍾慶祐德輔仁宜終淑美光暉
日新云何降爰景命不振畢畢榮曜英蕤始芳何幸于天猥遇降霜
熒熒冗稚魄飄颻遐翔於戲何幸痛茲不福生而何晚歿而何速酷矣皇靈
謬哉司祿嗚呼哀哉日月載馳白露凝結自主薨徂奄離時節吉凶乖邈

印

存亡異制將遷幽都潛神永翳嗚呼公主魂豈是綏岌岌靈轎駿駒
駢駢挽僮齊唱悲音激摧士女歔欷高風增哀日不見採蕭作歌况我
公主形滅躰訛精靈遷逝幽此中阿言思言念涕淚滂沱嗚呼哀哉

表

宋江數當尚世祖女表讓婚

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

表恩加典外頤審輶蔽跪處憂遑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
本隔天姻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
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憚氣桓溫鋟迹王偃無仲都之質
而裸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見投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朦朧
仲幾不免於強鋤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
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
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仍乃兄弟疎闊姆姁爭媚相勸以急尼媼競說
相諂以嚴其間又有應答問訊止坐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
被故弊必責顯領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疎求出則疑於
有別意召必以三更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

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被卷一生之內與此乖矣又聲影表聞則少連
奔迸裾袂向席而醜老藜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不容
致斥如臣門介代荷殊榮足定家聲便預提拂青官美官或由升一
切媚戚咸恩侵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款非唯上陳已規全身願是乃
廣申諸門受患之切若恩詔難降拔請不申便當刑膚剪髮_改山
竄海

藝文類聚卷第十六

頭 目 耳 口 舌 眉 髮 頸 體 膾

頭

說文曰首頭也。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易說卦曰乾爲首。毛詩曰蟠首蛾眉。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晁公遡曰湯長頭而驛鬚。史記曰藺相如爲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嚴充三將叙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澑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勅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寵重望蜀每發兵頭鬚爲白。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扁今辰韓人皆扁頭。搜神記曰南方有落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恆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墮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暝如常人。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爾。洞林曰郭璞爲左尉周恭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黃昏坂下憤車觸馬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秦記曰符堅祖洪見堅狀貞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幽明錄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爲瑯琊府參軍。夜夢有人面查防老甚多鬚髮。鼻闕目請之曰愛君之貞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詭駕走藏。太康漢何處來弼取鑿自看方知惟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男子弼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各捉一筆慎

書辭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效先文

晉

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

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鄧潤甫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爲之慨然又惟諸賢身已旣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心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吾詆爲子頭方有餘日矣大塊寧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膚豈阜耳安眉鬚捶牙齒眸子摛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跼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言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至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安阜陷后稷巫咸伊陟保乂全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辯從容子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遜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僥

易說卦曰離爲目山海經曰臂國爲人目中其面而居毛詩曰美目

盼兮左傳曰宋華父叔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又曰睂其目皤其

腹譯篇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孝經援神契曰伏犧大目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皆莊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

丘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又曰孔子見老

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搖糠昧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憤

吾亂莫大焉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

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尸子曰使目在足

下則不可以視楚辭曰娛光眇眇兮愁予又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孫卿子

曰厭目而視者視以爲兩也韓子曰田駟欺鄧君鄧君將殺之田駟恐告

惠子惠子見鄧君曰有人見君則睂其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睂

兩目君奚弗殺駒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駢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

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

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

是黃帝之形貞也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歎曰

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剗漢書曰東方朔上

書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鄭玄別

傳曰玄秀眉明目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睇已合離怨動

還開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廻箴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

眸善識准道是視瞻彼正直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

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覩無愆斯德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慳淮南子曰禹耳
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孟子曰伯夷

耳不聽惡聲史記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列傳

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英雄記曰

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坐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

陽董太師手操憾之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魏書荀攸年七八歲父

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驚其夙智如此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瀨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樊氏相法曰人耳困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

守壽一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祖台之荀子耳賦昊惡勞而希逸寔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詎

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閑寧預清談而閉塞開鄙穢而聰明竭微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

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謟炫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兌爲口禮記曰數誚無爲口容又曰口容止又曰負劍辟咡語

之則掩口而對又曰趙文子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孝經曰口無擇言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又曰孔子澹含海孝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

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鼃曰左足未入而右脉已熱矣公孫龍口啞而不含舌舉而不下史記曰秦始皇

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

妄言誅族矣又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鬼谷子曰口者機

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說苑曰常櫛有疾孝子

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縱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縱天下事盡矣又曰惡言不過口苛言不留耳口者闡也舌者口機也出三不審駟馬不能追也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肯又曰相如雄口吃不能戲談應劭漢官口侍中才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含之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於不二其次莫如宣昇知也故詣口使口如鼎至老不失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甘泉也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爲華池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鳥喙言之所皆聚此多舌人也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亦如朱丹貴且壽口點也一瀨鄉記曰老子方口吳錄曰孫權方頤駟安追差鰐尾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仁甘肥口是出馳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口銘齊貴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綈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

無貽厥誚

舌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呂氏春秋曰善惡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莊子曰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耻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万之師又曰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受万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儀盜壁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丈頭髮皓白鳥面形而虎尾恒與一玉女更投壺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英雄記曰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昨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按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

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鄭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沈約宋書曰

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

曰吐舌及臯三公

賦

梁簡文帝舌賦曰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夫三

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望

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爲一說之功復有構扇之端讒諛之迹艷

紫凌朱飛黃始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穢蘇

秦之後粉虞鄉之白璧碎 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偽可息淳風不朽

論

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爲心氣相駁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

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

歸藏啓筮日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公曰吾告三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宦處我君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又曰

昔有仍氏女生鬚黑美髮而其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爲人美髮 吕氏春秋曰昔者鄭旱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右亢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刃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也援錐晉公齋而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非三也當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王在內妻

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詳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髮白 史記曰蘭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又曰用麻子中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鬟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卒士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鬢髮以供賓諸客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
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星星髮獨與衆中殊賦
晉左思白髮賦曰星

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怒然自訴烹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予觀橘袖一曉一瞬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闇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髮獻謨甘羅乘輶子竒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欲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薰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髮質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責耆老至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志劖於蕪塗忠貞抗於輶路覩將衰而有川

序

晉書

晉書舍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弱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

之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觸體

說文曰：觸體頂也。廣雅曰：顙，顱謂之觸體。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觸體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立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比乎語卒援觸體枕而卧。觸體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否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魏略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觸體繫著忠馬鞍上，以爲戲笑。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觸體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觸體也。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循除諸燒骨，數得觸體三万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塋之，今名共冢。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觸體破之以飲酒。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一日塲壘首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顛大焱響動山谷。久聞人馬喧甲聲，謂嶷賊上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燐火。

來曠人袍鎧馬毛鷮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觸體百頃布散在山中。**賦**

後漢

張衡

觸體賦曰：張平子將遊於九野

觀化於八方，顧見觸體委於路旁。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糧推命以逝，立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二知爲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二子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肉，葬體曰死，爲朱息，生爲役。勞冬之冰凝，何如春永之消沉？我已化與道，道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晉**呂安觸體賦曰：躡蹠增愁言，遊舊鄉。惟遇觸體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觸體蠢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軌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膏所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迺感其苦酸，啞其

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說**

魏

陳王曹植骨髓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墓穀之藪蕭條潛

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殯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宜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嘗託夢以通情於是併若有來悅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旣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苦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沖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轂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文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軒

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委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甃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澹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

於戶出入掌之

事記水篇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卒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又曰

袁紹在黎陽將南度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吳志昌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瑯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斗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是輅丈人答對言皆有餘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論

魏嵇康明膽論

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而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言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藝文類聚卷第十七

